

新詩獎

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凌性傑表示很喜歡該組參賽作品，水準非常好，題材也多元，「除了關心本土外，也看到大量關注國際局勢的詩，譬如大馬士革、敘利亞戰爭。另外，或許與蔡英文總統向原住民道歉有關，看到很多表現不錯的原住民題材詩作。」隱匿指出，「除了戰爭、震災等關懷社會的主題之外，也出現許多當代流行元素，連寶可夢都有人寫了，只是還不夠好。我很喜歡一首將臉書擬人化的詩，以第一人稱模擬臉書對使用者說話，把那種囉嗦又惹人厭的口氣表達得活靈活現，但這不僅是好笑而已，同時也觸及了現代人普遍的寂寞，有創意又有個人風格，所以儘管我相信它無法進入決賽，我還是想推薦它。另外推薦的一首主題是懷念父親，作者的真誠和對周遭景物的描寫，深深打動了我。我想我是個來自底層的寫作者，既然有機會進入體制內，這樣的作品我就要力推才行。我推薦的第三首就真的是真誠和技巧兼具的作品了，祝福它可以打入前三名！」

孫梓評認為，「此次評審，強烈感覺到題材的豐富多元。有如過去閱讀小品文獎的『全民寫作』經驗。不過也與那經驗相同，多半書寫者的熱情會優於技術。因此，我的審稿方式，是全部讀過一次，將稍有猶豫的作品挑出，再細讀那幾十首詩。其中，不敢說有非常完美的作品，但部分詩作是有著新鮮誘惑的。也許是命題，也許是找到一個新的視角訴說一件大家都熟悉的事。我剔除過度晦澀或四平八穩的作品。希望這些『不完美』的詩，像一些粗糙的刺，可以戳破平滑的假面。」曾琮琇提

出，「文學獎難免會有故作詩意的作品，使我思考到底『詩是什麼？』，寫作的人如何去想像什麼是詩？以及，我們在文學獎裡面彼此討論的落差，該如何平衡？我希望能看到作品與『詩的傳統』對話，既不是小品文也不是散文，很清楚知道那就是詩，然後在詩的格局裡創新——無論是題材、思考方式，或是觀看角度。」

初次參與此獎評審的張繼琳直言，「還是會注重作品的技巧與腔調，有些作品讀起來很有感覺，但很可惜，沒辦法成爲『比賽作品』，信手拈來的東西或許很精采，但放在比賽裡常常不容易出線。參加文學獎，就如同『體制內』的競爭，最後就得無奈接受有如『教戰總則』或『單兵基本教練』的細部拆解，一如創作者當初滿懷期待的字斟句酌又企圖面面俱到的參賽稿件。其實我感覺，與我們一道進行初審的隱匿、葉覓覓等從沒加入『體制內』的比賽，卻能成爲出色的詩人，這樣最後的結果似乎就不頂重要了。回到現實，這是一個文學獎比賽，還是希望作品至少能有比賽的『結構』出來，才不會一下就被蒸發掉。」同組的葉覓覓則指出，自己挑選的詩作充滿「個人品味」，不太在乎「比賽」，「無論詩的好壞，我覺得真誠還是最重要的。不該爲了得獎而寫，不該爲了贏得別人的讚賞而寫，不該爲了炫耀華麗的詞藻而寫，而是……在自由書寫的當下，你靈魂的質地與光芒，也融入你的詩句裡。可惜的是，在我讀到的兩百多首詩裡，這樣的詩，寥寥可數，多數的詩都像疊滿了空心磚，不但沒有自己的聲音，還藏了很多別人的回音。」

新詩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孫維民表示，本屆參賽作品題材非常廣闊，「好像什麼都可以寫，從原住民到工人，到文化階層較高的，都有。」只是，「因為題材明確，於是作者向著那題材一直衝過去，想把題材充分表達出來，卻忽略了表達的技巧，缺乏餘韻，是部分詩作的缺點。」但他認為，大多數詩作的實驗性質和勇於創新，都是更勝以往的。

林婉瑜反覆讀這批參賽作品，覺得「有些作品的題材發想滿有創意，所以第一步就贏了一半，比方〈變色龍〉用寵物的角度去敘事，或像〈阿勒坡的運動會〉用運動會項目類比戰爭實況。獨特的創意使作品處在一個很好的出發位置。」她分析，「理性討論議題的詩比較多，較少純粹抒情的。有些作品概念很好，但語言出現一點點瑕疵，會替這樣的作品覺得可惜，畢竟詩的字數少，一、兩個字有差池，感受就會被放大。在我平時的評審經驗中，也常遇到『意念精采但語言不成熟』的狀況。」她亦表示，「我不會特別偏愛設有閱讀門檻的詩，雖然這樣的詩經常出現在參賽作品中。必須先了解典故或事件，才能讀懂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通常作者會用引文或附註的方式去說明典故、事件，但如何拿捏這些說明文字，也是一種技巧，說多了顯得整首詩重心偏移，說少了也許讀者就難以跟隨詩的表述。」

鯨向海附議「門檻說」：「熱愛現場直播的立即影像時代，詩仍應是完全相反的沉吟與間接之

物。太多說明性文字，太魯莽地強調邏輯，寫得像是露點直播的詩，就不是我的菜了。神秘創造的意象雲與曖昧跳躍的音樂感仍是我的偏好。許多人似乎迷戀運用某些困難冷僻的典故，知識或社會事件，儘管那往往並非詩的本質，甚至可能是詩意弱化的一種偽裝手段。但沒關係，Google一下，一樣可以理解，只是這是否必要的做法？太過火時難免令人疑慮。」他覺得，不可否認，已經有一種「文學獎體」存在，「直面許多跟過去得獎作品雷同的創作時，一方面感受到大家對文學獎作品想像達成的某種『共識』，又擔心這種趨向違反了詩創作自由獨特的本質。文學獎這戰場，比較尷尬的部分就是『企圖心』。沒有企圖心的作品通常會有種『你以為你是誰』的格格不入感。但是太刻意的企圖心則有害詩意。」他也喜歡那些會引誘人思索的詩：「爲什麼是用這樣的形式？換個口氣行不行？如果主題不是那麼偉大這還會是一首值得注意的詩嗎？怎樣的莫名小感觸值得動用那麼多華美的意象與節奏呢？」因此，他「會特別警戒乍看之下不少『有模有樣』的詩，其實卻只是『虛張聲勢』。仍無條件欣賞那種幽幽默默、幽幽深深，鬆弛而優閒的高明作品，有格調也有境界。」

新詩獎

決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如果詩是一個容器

時間：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一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李進文、焦桐、陳黎、陳育虹、曾珍珍（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七百六十四件來稿，收件數較去年高出許多。由凌性傑、孫梓評、張繼琳、曾琮琬、葉覓覓、隱匿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五十八篇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在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複審委員林婉瑜、孫維民、鯨向海選出十七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焦桐為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曾珍珍：可能因為參賽規定有五十行的限制，第一次閱讀這些作品時，覺得調性都滿相似的。有許多首寫得相當知性。再經過仔細閱讀後，發現仍有相當不錯的精采作品。我的評審標準最看重「原

創性」。在調性相似的情況下，是否原創性就不那麼突出？其實不然。因為透過主題的選擇，挑選的語言，結構的設計，及其完成度，就能分出高下。當然，這麼重要的文學獎，原創性一定也包括「挑戰性」，敢於挑戰艱難度並且實現，是我判斷的基準。

李進文：雖然本屆參賽作品題材相當多元，寫性、網路、戰爭、信仰……但內容稍嫌不夠入味。希望還能讀到一些書寫「台灣」的詩，不一定很「本土」，而是每一天生活裡面，台灣很多政治經濟社會事件，都跟國際有所接軌，創作者可以去寫出對斯土的關懷——其實不必遠求，身邊就有「大題材」可以運用。在文字表現上，則普遍有一種「練習不夠」的感覺，也沒有看到個性強烈、具實驗性的前衛作品。不曉得是否因為現在是網路時代，很多詩的文字也被「簡化」了，詩的純度成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好像大家愈來愈不在乎對文字的追求。在網路時代，很多文字當然是被解構了，但如果連形式、內容都被解構，是否能再建立起現代詩學的新典範？若回到詩的傳統來看，文字意象、形式結構都還是很重要的，希望能在文學獎參賽作品中讀到。

陳育虹：詩，往往看他寫什麼，然後看他怎麼寫。在我自己，覺得「怎麼寫」可能還是比「寫什麼」重要，一個再小的題目也可能寫得非常好，一個很大的題目也可能寫得亂七八糟。因此，內容比主題重要。我挑選時的標準，第一個還是看文字的處理，若文字水準相近，我就從中挑選出主題較特別的。我想，如果詩是一個容器，應該要裝上你的情感跟想法。

陳黎：這些年有機會閱讀這樣全國性的文學創作比賽，我想我的辛苦度是愈來愈高，願望也愈來

愈微小——只期盼能否很自然、快樂地讀到一首好詩，讓我感動，獲得喜悅。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你看到得體、妥當、亮眼的東西，自然會興起替它說話、不得不為它按讚的小小衝動。但我讀完此次參賽作品，有點不知道要為哪一首詩義無反顧地說好。早年我們希求創意、大膽，到了現在都不見得是關鍵詞了——與其用五十行不知所云地寫了一大堆，為何不得體妥當地把一首詩寫好？我樂意等會從其他評審口中眼中，學到一些新的、有可能的感動或喜悅。

焦桐：我看詩的基本動作，是看參賽者如何把他的思想跟情感，通過準確的文字，有效地結構在一定的形式裡面。這是長期以來我認為詩該有的。近年來開始出現一些我憂心的現象：首先是腔調，我無以名之，暫且稱它為「擂台賽的腔調」，這種腔調特別常出現在文學獎參賽作品中，連帶而來的是炫技，不知道哪裡學來的技巧想要一股腦用在一首詩裡，其結果便是缺乏情感與思想。我很期盼讀詩可以讀到真摯的情感、意見與想法。另一個近幾年感受特別強烈的現象：理論在指導創作。雖然二十世紀的文學理論是很強勢的——或許也是評審在評審場合講了一些理論，形成「沒有意圖的影響力」，後來的創作者似乎就覺得：哦，原來詩裡要加一點女性主義，原來要加一點後殖民術語；但是寫來並不準確，往往只是標籤式地安插在一首詩的某些地方。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三篇，結果為：

三票作品

〈並不〉（李進文、焦桐、陳育虹）

一票作品

〈永恆的夏日〉（李進文、曾珍珍）

〈阿勒坡的運動會〉（陳黎、陳育虹）

〈絲絨上的光與戰爭綿延著多極的世界〉（焦桐、曾珍珍）

一票作品

〈淤積的字〉（李進文）

〈介紹你自己〉（陳育虹）

〈新兵戰鬥指南〉（陳黎）

〈變色龍〉（焦桐）

〈幻覺〉（曾珍珍）

〈明日習作〉（陳黎）

○票作品

〈離開北極〉、〈神跡〉、〈工地謠曲〉、〈肥皂〉、〈生活〉、〈更遠的地方〉、〈初夏小

鎮〉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淤積的字〉

李進文：這一篇是散文詩，文字清淺易讀。通篇把「女性經期」跟「文字創作」結合，這樣的主題可能之前也有人處理過。詩裡的「父權」也可以詮釋為社會制約。第三、四節則講性別認同問題，比喻和詮釋都滿出色的，比如詩中寫「那和雙腳張得多開沒有關係」，「雙腳張開」既跟權威有關，也跟性欲有關。最後則試圖挑戰權威。作者逐步循序剖析內部問題，最後提到「她固定每個月寫一封信給我，她意謂著更好的自己」，是一個自我認同的過程，處理上頗見邏輯。

陳黎：初讀此篇印象深刻，滿動人出色的，對於作者所寫相當肯定。但就詩作來論，作者執行創意、使其有機化的能力還不是很好，比如前面提到「月信」，信亦即字，但後頭卻突然又跳出時鐘意象，意象本身無法結合。又如「雙腳張開」，未必能讓讀者感受到威脅。顯然作者想要抽象，卻又沒有能力不寫實，意象比喻的發展不夠精準。最後一行也顯得太說教了。其實這是一篇滿有創意的寫作，如果只寫十行，好好發展一個意念，讓讀者記住那個亮點，或許我會更加珍惜。

李進文：第四節，作者將自己抽離出來，「她是我的對照組」，可見其性別認同，並且在比喻的挑選上有一種男性化的傾向，其實已經處理得很不錯了。

焦桐：我覺得我彷彿在讀一篇女性主義的論文，詩中的那些意見，包括陰莖的意象、女同性戀論述等。

陳育虹：這首詩的中段有太多東西寫得太露了。另外如詩中寫「父親是精準的、是刻度的、是婚約、是如常綱紀」，似乎是對男性較刻板印象的印象，就算作者父親真是如此，但這樣的寫法也不是show，而是tell。那些抽象的形容詞都太直接了。後頭寫「她是我的對照組」，雖提及許多外在的東西，也不太讀得清楚其焦點所在。後頭雖試圖肯定自己，或自我妥協，但中間還是寫得太亂了一點。

曾珍珍：這首跟其他詩來比，其實是不錯的。我畢竟也是讀了很多精神分析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因此感覺此詩的「理路」掌握得不錯，但作者確實像是一首散文詩來呈現她對女性主義的一些掌握。詩裡寫得最好的，就是「她令我感官放大，令我聽見樹木根部的交談……」但前面寫「她是我的對照組」等句時，提到「我羨慕她穿的漂亮裙子」，邏輯上有點怪。結尾處也不妥，「她意謂著更好的自己」——那種價值的判斷是怎麼來的？所謂好與壞、簡化的二元判斷，恐怕也是精神分析要挑戰的。作者看似掌握到了、卻又沒有真正掌握到，是聰明的詩人但青澀了一點。

〈介紹你自己〉

陳育虹：這篇寫得很乾淨，以口語化文字，講述虛擬世界的虛幻性，無論使用假名，或是企圖「介紹你自己」，都是很虛妄的事情。這題目非常現代化，很貼近當下，套用網路上實際常見的各種情況與語言，比如「你的塗鴉牆看起來就會有點哎呀你懂」或「你的朋友買了新角色幹超強的你不會死吧」……整篇的重點也許在後面的「溫馨提示」：「你的祕密都不是真的祕密」；到最後則說穿了使用網路的人，如何想要接觸外界又想要隱瞞自己。就算有一些贅字，也是很自然發展出來的。

焦桐：我同意剛剛舉到的例子，但詩中「這句話超北七的」，就像有些人形容食物很「Q」一樣，都讓我感覺不到文字的精準——特別是詩，你要找到相對應的漢字應該不困難。讀這首詩，讓我想起一個不太主流的詩派「Nonsense Poetry」，但缺乏那種美感。

李進文：這一篇的「網路用語」是OK的，也許沒有對錯，因為網路上就是這樣用。在我讀來，作者想要表達的應是APP軟體彷彿過去的「老大哥」般，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地試圖控制人類的行為，同時亦點出生活的空虛，因為許多高學歷的網路使用者，並不是無法辨別是非，而是無法脫離使用APP的這種「強迫症」。我也好奇，這類對重度網路使用者來說並不算新鮮的文字，網路鄉民讀後會不會受到觸動？至少我讀起來較沒共鳴。回到詩本身來看，整首詩裡的句子，如果抽掉一些，好像不會發現少掉什麼，那就有了「詩的問題」，也反映出它的文字是比較拖沓、不精緻的。

陳育虹：這是一首諷刺詩，諷刺網路世界一切都是虛偽的，那種封閉、虛無、身處夾層中的感覺，甚至連「對象是誰」也不清楚。作者並非要寫網路的新鮮，若過度「新鮮」，可能我們也無法讀懂了。作者真正想表達的，應該是我們在網路上時時刻刻被觀察、「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的現況。

李進文：但寫得不夠入味。它的文字所呈現的灰色地帶，會使部分讀者覺得它使用文字不精準，而重度網路使用者又有無法被它刺中的問題。

〈新兵戰鬥指南〉

陳黎：剛剛那首〈介紹你自己〉在內容或形式上都缺乏刺點——起碼這一篇〈新兵戰鬥指南〉，

讀來有所觸動，彷彿已經年過花甲的我，還是在生命場上的一名新兵，有時也感覺被誰欺負。這位作者有可能就是一名新兵，也可能只是藉此寫出人生路上，每個人無言無奈，卻還是不得不正面迎擊的一個繁複的生命情境。文字雖不夠完整明確，譬喻或略有含糊，卻還是有著讓文字陌生化的趣味，比方開場那一節，文字就很生動。詩中有些「的」、「地」使用不太精準，但作者還是寫出了一些可以讓我們思索的、意在言外的詩意。

陳育虹：我也支持這篇。有時候讀詩是看它整體的感覺，有些詩單獨一段似乎不錯，整體觀之卻缺乏刺激感。這篇則具有整體的力量感。整首詩是他非常個人的書寫，用很混亂、錯亂的寫法來表達那種不穩定，卻剛好與他的心理狀態相吻合。甚至還能以「氣候宜人」去對照內心的撼動與黑暗。讀起來像是弱者的無言，無告的告白。

李進文：我想提反面意見。題目雖有「指南」但內容卻並非指南，而寫一個新兵不斷回憶他已「別戀」的情人。其次，文字真的太生澀，用了很多贅字跟怪字——那些混亂不是故意造成，而是他真的無法精確掌握詩的語言。諸如「要信仰透明如光可以穿透層層的謊言讓人觀望」或「等量的橫跨半種海洋」都有不知所云的感覺。其破碎、陌生化、不合邏輯，並不是立基於作者自身能掌握的情況。

〈變色龍〉

焦桐：這首詩的說話者是變色龍，別出心裁地由變色龍的眼光來觀看主人，敘述主人的孤單，寂

寞，以及如何在現實生活中拚搏。詩中所有的比喻系統，無論明喻暗喻，都貼切、準確而且奇特，這是一比較難做到的。整首詩從一開始就很說服我，無論是「打開窗，風解開了指尖」的神來之筆，或「聽覺的刀片，一天天削薄了好消息」——不似〈新兵戰鬥指南〉倚賴成語過度，此詩把套語做現代的變奏。又寫變色龍又寫人，又寫現實生活又寫幾近幻象的東西。這樣的身手很令人佩服，風格相當成熟。

陳育虹：寫任何東西都要有一個角度，此詩視角確實特別些，變色龍看到了自己的困境，也看到了主人的困境。

李進文：視角不錯，但有點冗長，第五節不斷重複「蟋蟀」與「孤單」，好像有點詞窮。最後突然冒出一句「要吃蒼蠅，自己捉」，卻又不直接寫成台語，有點突兀，所幸最後那句「你已回來我們的棲息地」，顯然變色龍把人類看成同類，救了前面那句台語的失誤。至於「黃昏伸入犄角」等句，我覺得稍嫌文藝腔，跟整首詩的口語有點不搭。

曾珍珍：我滿喜歡這首詩，沒有選，主要是它的語言有剛剛進文所說的一些小缺陷。尤其是結尾很弱。那邊既然已經用了引句，就應該要寫出真正的台語。「變色龍」做為一個「發展得比較長的隱喻」，作者確實把它給執行出來、寫出了台灣現在年輕人奮鬥的困頓。「偷偷在一些流言裡，好好地藏匿廣義的自己」那幾句寫得很漂亮。不過整首詩到了最後收束時，真的有一點累贅了。

陳黎：整首詩語言生動，雖然有時候沒那麼精準，但其語言的趣味或自然，是值得嘉許的。

〈幻覺〉

曾珍珍：我選它時有一點猶豫。在所有參賽作品中，它是詩的文字，極簡的風格，多重的思想的觸角。整首詩以蝶做為符碼：從一開始「像蝶」，寫至「真正的蝶」，到「超現實的蝶」，那種層次的發展，掌控得非常好。詩中括弧的段落，用蝶的意象談夢或理想進入現實，同時質疑人用機械營造現實，但營造出來的事物卻又不那麼確定。因此整首詩看似只是很平凡地以蝶寫夢想，卻也有對科技文明的批判，也寫都會生活——但此詩呈現多重性的存在，可能因為我是善於精讀的人，或我用閱讀理論讀出它的豐富，一般讀者如果匆匆讀過，會覺得它只是一首普通的詩。

〈明日習作〉

陳黎：當新詩已經百年，我也很好奇在這麼大的比賽中，寫作者的語言是否能從既有的傳統轉化出新的樂趣？由此觀之，〈明日習作〉的語言是不錯的。雖然詩的主題不是很明顯。十二個詩節像十二塊灰色的拼圖，拼出明日的未可知，希望中亦充滿變數。唯部分描寫可能不夠精準，比方「酒意漸熟的聚會」或「我們輕率來到島嶼上緣」等句。期待寫作者要更謹慎安放字句——一如投幣，若沒投中，投兩次也沒有關係，但求準確。部分詩行有亮點，比如「霧仍朝向我們／朗讀公路的夢」。一如〈新兵戰鬥指南〉或〈並不〉，都是用口語繞著圈子講一些東西，這首也是，但其中可以讓我們思索的東西，似乎又更多了一些。

〈絲絨上的光與戰爭綿延著多極的世界〉

曾珍珍：這首詩的語言風格有其獨特性，從詩題開始就給了一個引子。其實，戰爭是一個現實——〈阿勒坡的運動會〉我本來也滿喜歡，但那展現了寫詩人的巧思，關於歷史的沉痛沒有表現得非常好。這一篇關乎荷蘭時期殖民歷史的書寫，同時指涉了過去、現在、未來。所謂「歷史」，看似是已發生的過去，但會發生的歷史事件、成為必修的歷史種種，實際上包含著多極的世界與視角。詩中所寫的「戰爭」，除了真實的殖民戰爭，也涵括著虛擬世界的網路遊戲，交織得很好。作者刻意挑選這一段被遺忘的、在史詩中不太被呈現的台灣歷史為題材，讀它當然也會想起楊牧的〈熱蘭遮城〉，同是觸及性愛跟戰爭的詩，卻還能翻轉出新世代的構思跟語言，讀起來滿令人高興的。

焦桐：這是一首詠史之作，它的畫面感特別清晰靈動。作者在詩行中進行畫面轉接，剪輯得相當漂亮。

陳育虹：我讀它時，除了把它跟楊牧〈熱蘭遮城〉來比，也會想到陳黎寫的〈太魯閣·一九八九〉等詩。同樣書寫台灣史，感覺作者應該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角度，把這題材寫得更好一點。

李進文：我相信讀者很難理解作者在這首詩裡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我反覆讀了很多次。第一節就冒出「1625」讀來有點莫名其妙。於是去查詢資料，知道荷蘭政府一六二四年起在安平建了熱蘭遮城，荷蘭人跟東印度公司在南台灣有長達三十八年的殖民統治。確實那時，也有詩中提到的那一位普

特曼斯，他要去出征高雄一帶。但是，我把所有已知資訊組合起來，還是讀不懂這首詩——假使不了解典故或歷史，詩本身有夠強的強度能吸引人，還可以說服讀者拋下那個不懂的部分；但這首的文字似乎也沒有那麼出色。

陳黎：我也寫過一首〈福爾摩莎·一六六一〉，因此可以知道：作者已點出他的寫作是參照《熱蘭遮城日誌》，其寫作難度並不是那麼困難。整首詩的確有一些意象氛圍不錯，但對於「要傳達什麼東西」一事，未達應有的效果。像中間夾雜英文的部分，是屬於虛擬世界的語言嗎？詩中提到「偷渡1625」，又是由哪一個時代的人提出的視角呢？感覺像突然跳出一個機械神，解決了寫作的困難。儘管有些段落是滿迷人的，但整首詩那麼長，要傳遞的東西卻不夠清楚。

一票作品

〈永恆的夏日〉

曾珍珍：這首詩有一個缺點：詩題真的太平凡了——但也能試圖為它辯解，「永恆的夏日」應是指「父親」，或工廠裡的火爐。因此，這麼平凡的題目，卻也翻轉出兩種意象，一個是溫暖力量的來源；同時那工廠裡的熱，如果竟是「永恆」如同台灣的夏天，又是令人多麼難受。從詩題對照看內容，作者在寫實中提煉出其象徵意涵。這首詩寫滿了五十行，文字和結構上來看，都是完成度滿夠的一首詩，也可視為一則極短篇，甚至可拍成影像詩。除了回憶父親工作狀況，還寫出一個在都會生活

的年輕人，人生尚未成形，毫無把握。細部方面，比方第三節同時寫實，又能隱喻，藉生態意象寫出自己無法抗衡變動的無奈感，相當有獨創性。我喜歡他寫父親的衣服常年帶著鐵屑味，「並沾附在我一起洗濯的衣服上」，寫得太好了。但我不太確定，「那次／你很久才回家，並有更久才褪去的色斑」，是指他父親犯罪被關、或是受傷？儘管過去寫親情的詩很多，但作者鎖定父親職業是模具製造，應是未曾被台灣現代詩寫過的題材，覺得滿新鮮的。

李進文：這首詩的題材可能不夠吸引人，但內容很不錯。作者運用不同時間、空間並置，呈現畫面的剪接。敘述者身處的地點是異鄉的陽台，去對比父親所在的地點是記憶中的廠房，從細節展開觀察，彷彿微電影，吸引讀者參與他的回憶。詩中有一些普遍性情感，視覺，觸覺，味覺，都涵蓋其中。敘述滿平靜的，不慍不火，由小寫大，結構上也沒有太多問題。唯結尾那一句感覺有點弱，雖然詩中所提的「這裡」，應該是陽台，也是指敘述者與父親的心靈交會處。

焦桐：我覺得這一篇介於佳作的位置。

〈阿勒坡的運動會〉

陳黎：關於詩這個文類，這篇是此次參賽作品中缺點最少的。很多人寫過戰爭如何為人類帶來傷痛、困頓與悲慘，因此，怎樣能讓相似題材有新鮮感，或呈現它時不要墮入太固定的反應模式，甚至給出驚喜，是閱讀這類作品時必然會思考到的部分。比如辛波絲卡寫戰爭或仇恨，卻用反諷或搞笑的方式，就比較有靈活趣味。這首詩在第一段就把它的主題說破，再往下讀，就會變成是用詩去說明它

的題旨。若能將前頭的說明挪至詩的最末，反能使整篇文本帶給讀者懸宕的閱讀樂趣。這詩亦點出在世界上各個動亂之處，有時死亡真是一個最好的桂冠或解脫，其意念簡單卻也深沉，只是意念的發展較缺乏創意。

陳育虹：把註解放在詩的最前面，大概作者擔心阿勒坡稍遠、稍陌生，希望先提供線索——畢竟連美國自由黨的Gary Johnson都不知道Aleppo。這首詩用一個運動會來比喻阿勒坡當地諸強勢力匯聚，以田徑訓練來描繪當地的人如何應付戰爭：挨餓是爲了控制體脂率，打靶的靶心是人類真正的心，鮮血灌溉幼發拉底河流域……這些講法對我來說還是滿有一點刺激性的，把阿勒坡當成一個強國的競技場，其實那跟奧林匹克的精神是完全相反的。當然最後，死亡是唯一的贏家。儘管前面說得太白了一點，整首讀下來還是感覺滿新的。

李進文：一如先前所提，其實在台灣就有許多天災人禍會發生，但文學獎中仍常見許多這類刻意書寫「天涯海角」的題材。如果你爲了參賽而去研究了當地的東西，那也沒有關係。比方木心的詩也從古籍的斷簡殘篇去發展架構，讓你誤以爲他去過了那些地方。但這首詩讀起來沒有細節，似乎不是非「阿勒坡」不可，缺乏臨場感，因爲虛構得不夠漂亮，無法讓你感同身受。

陳育虹：這一篇主要是講戰爭，而不是某一個戰爭。作者點出「阿勒坡」，應是因爲那是一個發展中的事件。

三票作品

〈並不〉

陳育虹：這篇的文字亦不是很穩定，情感表達直接，句法特別，基本上是一首情詩。若以整體感覺來讀，不只看一個單句，其情緒是很飽滿的。含蓄，但並不含糊。舉例來說，「有人把船永遠停在今天的房間」一句，代表有人不想往前走，因為怕移動了，就失去現有的、並不完美之物；那「物」儘管不完美，卻還想要擁有。可見作者想談的是很微妙的東西。有些抒情事物很難說明，但他用很婉轉的方式來說。跟〈新兵戰鬥指南〉一樣，有一些焦慮的感覺在裡面——你可以選擇維持現狀，或者選擇變動。

李進文：我覺得這首跟〈新兵戰鬥指南〉完全不同，它的文字完全在作者自己的掌握之中。整首詩都在討論變或不變，究其結論應是：我很愛你，我的不變始終如一，讓我們不要再變動，永遠在一起。詩中關於幸福與否的討論，也關乎自己對當下存在的認同或不認同。讀此詩，彷彿在一個無眠長夜，敘述者對著戀人討論如何成為更好的人？過程中，有哀傷、有對未來的擔憂，也有存在哲學的思索。而詩人透過不斷提問，層層探索，去取得「你」的認同。並且那一切提問，都是統籌在旋律音響的流動之中。最後的結論推翻了「並不」，變成「是，我願意」，肯定明天就在當下，所以今天晚上已經有了答案，可以安然入眠。

焦桐：這是一首身手漂亮的情詩。作者使用清淡、自然、生活化的日常語彙——這些都不是無意

中造成的，是作者故意的，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最佩服他情感的節制，使其情感顯得飽滿有餘韻，當面對變化，消逝，困惑，說話者進行傾訴與挽留，是一首很難得的好詩。

陳黎：這首詩寫得不錯。但其主題應可隨人解讀，我不傾向敘述者的重點是要把握愛情。我們不必強作解人。它結尾寫「有人因為沒有得到幸福而傷心／有人並不」，好像是說「有人並不會因為沒有得到幸福而傷心」，也可能是「有人並不會因為得到幸福就不傷心」，這裡面就有了一點詩的味道。讀過幾遍，覺得這首詩還是滿迷人的。而且，整首詩沒有錯別字。

曾珍珍：這首詩在我的五名之內，我也可以支持。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進行第二輪投票，每人從討論過的十篇中各挑五篇，以最高五分，最低一分給分。得分結果為：

〈並不〉 23分

（李進文 5分、焦桐 4分、陳黎 5分、陳育虹 5分、曾珍珍 4分）

〈變色龍〉 13分

（李進文 3分、焦桐 5分、陳黎 1分、陳育虹 1分、曾珍珍 3分）

〈永恆的夏日〉 10分

（李進文 4分、焦桐 1分、曾珍珍 5分）

〈阿勒坡的運動會〉 9分

〈陳黎 3分、陳育虹 4分、曾珍珍 2分〉

〈新兵戰鬥指南〉 7分

〈陳黎 4分、陳育虹 3分〉

〈淤積的字〉 4分

〈李進文 2分、焦桐 2分〉

〈絲絨上的光與戰爭綿延著多極的世界〉 4分

〈焦桐 3分、曾珍珍 1分〉

〈介紹你自己〉 3分

〈李進文 1分、陳育虹 2分〉

〈明日習作〉 2分

〈陳黎 2分〉

〈幻覺〉 未獲分

評審討論後，決議依得分高低給獎，由〈並不〉獲得首獎，二獎為〈變色龍〉，三獎為〈永恆的夏日〉。〈阿勒坡的運動會〉、〈新兵戰鬥指南〉並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新詩獎決審簡介

李進文

一九六五年生，逢甲大學統計系畢業，現任聯合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著有詩集《雨天脫隊的點點滴滴》，散文集《微意思》等多部。

焦桐

一九五六年生，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現為「世界華文媒體集團」編委會顧問、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詩集《青春標本》等多部，散文、童話、論述三十餘種，編有文選五十餘種。





陳育虹

一九五二年生。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畢。曾獲選年度詩獎。著有詩集《閃神》、《之間》等多部，譯作《野鳶尾》、《吞火》；散文集《2010/陳育虹》等。



陳黎

一九五四年生。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曾任國中教師。著有詩集《小宇宙&變奏》等多部；散文集《陳黎跨世紀散文選》等多部；譯有《船長的詩》等多部。



曾珍珍

一九五四年生，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東華大學英美系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專長為比較詩學、神話與文學、女性文學及生態詩學，譯有《寫給雨季的歌：伊莉莎白·碧許詩選》等多部。